四書近語

四書近語卷三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一部論語聖人惟教人以求仁其第一章首提學字不言何學則學者學此仁而已自不覩不聞以及於起居日用無時無處不是此學方是時習如此則此心之仁無有間斷天理流行人欲淨盡即是說此一節是終身工夫朋來而樂樂即說也不知而不慍不慍亦即說也朋來則大家做時習工夫何等樂不知時習工夫亦如往昔有何慍後二節特自人知與不知而言耳其綱領總在學字內工夫總在時習內自得之妙總在說字內

聖人所以爲教君子所以爲學不逾於此矣
首章言學次章即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之言可見學
仁工夫就從孝弟做起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
慮而知爲吾之良知不學而能爲吾之良能愛親敬長
便是良知良能之最眞切處從此愛親敬長孝弟之良
心栽培起一毫不喪失由是達之天下無一物不愛無
一物不濟充滿此良心之量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根
本信有在矣可見聖賢學問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外此
皆非吾之學也
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仁人心也言者心之聲色者心之

耆有爲己之心則發於言徵於色無非爲己有爲人之
心則發於言徵於色無非爲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
教人不要在言色上做工夫當在爲己求仁上做工夫
也
覲巧言令色之鮮仁則正容貌而遠暴慢出詞氣而遠
鄙倍正顏色而近信之爲仁可知矣
曾子三省看省字何等用功密切吾人心體在處人則
爲忠在處友則爲信在事師則爲習省其有不忠不信
不習正是戒自欺而求自慊也此便見曾子誠意愼獨
之實處

曾子之傳習必至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顏子之傳習必至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不如顏曾不得謂之傳習也

道千乘之國總是見以仁心而行仁政實千古王道之本也敬事則此心不敢忽信則此心不敢欺節用則此心不敢侈肆愛人則此心不敢殘忍使時則此心不敢勞傷乎人要之只一敬字卻又都該貫了敬者帝王相傳之心法也

弟子入孝出弟一節便是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之弟子卽他日之人才凡國家興替治道隆污皆由於此古

人教弟子先孝弟今人教弟子先學文古今人才所以相去之遠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是盡行五者而後學文只是要人識先後輕重本末之分耳

盡賢賢易色四者之大倫雖未學而必謂之已學不能盡此四者之大倫即雖已學而與未學同可知矣此處令人深省學不明倫所學何事

君子不重一章正見切己之學學在修身故必威重學在正心故必主忠信學在資人故必友勝己學在反己故必貴改過四者之中忠信又學之本也

慎終追遠因此心不可改之愛敬此性不容泯之良故民德自然歸厚

夫子之溫良恭儉讓就是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不矜不伐文之徽柔懿恭通是性天之流行聖人有不自知者眞有與人並生與物同春之意使其得位則時雍協和之化是亦堯舜而已矣

人子以善繼其志爲孝故父在觀志人子以善述其事爲孝故父沒觀行三年無改亦欲其成善繼善述之孝云爾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出於自然處卽是和有子之所謂

和乃禮中之和天下之所可貴先王之所以行者也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即不足貴之意蓋知和之和即是外禮爲和乃後世之弊非先王之道故不可行也先王本之以禮而出之以和故其爲禮皆自然之節後世徒一於和而不知本之以禮故其爲和非本然之眞君子察於興廢之故而求得禮之全體以行之則自吾之身心以達之天下國家裕如矣

有信而不近義者義以成信易其心而後語也有恭而不近禮者禮之致恭安其身而後動也有因而失其所親者親以擇因定其交而後求也

爲學之志在不爲外物所奪其學之實用力處只在慎言敏行故不求安飽者工夫正在於此就有道而正是正自己之言行欲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同歸也今之學者劈初頭就被安飽二字壞了孰肯着實在自己言行上用功有知在自己言行上用功卻又自是自足孰肯就正有道故好學之未見其人也

貧而樂者處富必能好禮富而好禮者處貧必能樂以其化也故周公之赤舄几几孔子之飯疏飲水易地皆然就貧言樂非好禮者不能樂就富言好禮非樂者不能好禮

患不知人其知人欲以成己也不能居敬窮理自己取
舍不定是非不明無以爲反身修德之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患其不能者非求人
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又曰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之不
己知病無能者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又曰不
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求可知者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
我者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患不知人者
非求人之己知也求在我者也知所求在我然後知爲
己之實學矣
爲政以德非全然一無所爲也蓋以德爲本許多法制

禁令無非德之運用總是爲所當爲而無一毫僞爲於其間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何爲天德曰正心誠意

思無邪一言足以盡三百之旨聖人教人求經於心也思者詩之所由起無邪者思之所由正思無邪則性情得而無失矣雖有三百之多總是要人反約在自己性情而求無失其心耳蓋六經之道雖殊而反約之功則一推之而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是非禮樂之和序無不自得於心矣

道政齊刑是徒法也道德齊禮總是德禮貫徹雖有政

刑亦德禮之融會非徒善也蓋以刑政治民則民相率而逃於刑政之外以德禮化民則民相率而歸於德禮之中以德與禮皆人心之同然也德即禮之實體禮即德之條節

吾十有五首言學而終言矩矩即學之矩度與文王順帝之則則字同即大學內絜矩之矩乃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至當至妙法子為吾心天然之帝則也中間露天命二字則前面所謂立與不惑後面所謂耳順不踰矩之本體皆可見矣是聖人之學始也以至命為事終也則命自我立而無復餘學矣

聖人之學首言一志字卽後面到從心不踰矩之域亦只完得當日一點爲學之志耳故學莫大於立志陽明曰雖至於不踰矩亦由志之不踰矩也

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卽心是矩矩不在於心之外

無違何以謂孝盡以道奉親以義奉親以聖賢待其親不以非分所得加其親不以世俗苟且之心事其親不以有過陷其親所以爲孝

體父母之憂疾何以謂孝盡人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常體父母憂疾之心則一起居不敢忘父母一言語不敢忘父母一飲食不敢忘父母雖至臨終之時啟手啟

足不至毀傷然後免焉所以爲孝能敬何以謂孝蓋敬非出於養之外養以將敬所以奉親之口體者一誠實之流通敬以行養所以適親之志意者一眞純之浹洽非嚴威儼恪之謂也推之如事天之明如事地之察無一毫苟且慢忽之意方纔是敬所以爲孝

承順父母之色何以謂孝蓋服勞者取足於力奉養者取足於物不足爲孝惟愉色婉容根著於心故必有深愛存於中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毫不能遷純然赤子之良自然根心生色聚百順以事親無勉强乖戾之意所以爲孝

呂涇野曰答孝四章一是循理一是守身一是敬親一是愛親

涇野曰夫子於人有不可與言者有欲無言者有與終日言者不似今人開口便道一貫又曰要知終日所言者何事顏子之所謂愚正夫子之所謂默也是作聖本體

顏子之學終日言與聖心一也不言亦一也有所問與聖心一也不問亦一也如愚之妙正所以成不愚之眞耳

顏子豈但發聖人所言之理於退私之時且能發聖人

之蘊致萬世無窮無他只是得博約合一之眞傳耳

視人所以觀人所由察人所安又要自視己之所以如何自觀己之所由如何自察己之所安如何

君子之學爲己而己而聖人每示人以知人觀人之法何也蓋知人不眞觀人不明則在下其學無以爲身心性情之助在上其治無以任齊治均平之責故知人觀人皆爲己也

天地萬物眞實之理根於人心一定不易所謂故也天地萬物流行之用妙於人心推運不息所謂新也溫之是不失吾之故物知之是不匱吾之眞機此心學也聖

學也孔子爲萬世師以是耳新即在於故之中知不出於溫之外

中庸溫故知新入在尊德性道問學諸目內此則單提言之而尊德性道問學俱亦包括無餘矣

君子之道爲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利非若器之有所可有所不可也孔子聖之時以其得乎道而不拘於器器者方圓之謂君子之道則規矩方圓之至也

先行後言是君子第一切已工夫大率君子所行者多是所未言故曰先行其言其所言者多是所已行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默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急

遠以自言也
君子以同道爲朋故周而不比小人以同利爲朋故比
而不周一念公私之間毫釐千里之辨
學而思思而學知行合一之旨也天下之道管於一心
而通之在思散於萬事而體之在學學而思則學非事
爲之粗迹思以善其事矣思而學則思非無實之虛見
學以善其思矣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罔者心之未融
也殆者心之無據也思學工夫非先後非對待一齊俱
備到卽博約並進也
道一而已矣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其倫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其知此此爲智行此爲仁強此爲勇其得此爲帝爲王爲師其總之名曰中高乎此爲太過下乎此爲不及異乎此爲異端攻異端而爲害大此聖人深戒學者當正其學術不可他用其心學術一偏爲害甚大害者自我身心以及家國天下也孟子曰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孔孟所以爲吾道之宗主君子之學以致知爲要領以自知爲實地知與不知此心何等明白是謂良知必於此處不欺方謂致知內不欺已外不欺人不失其所已知日求其所未知而德性之知愈光大矣

子張學干祿爲干祿而學也爲干祿而學故於多聞多見上做工夫而疑與殆都不顧豈能克愼言行此子張務外之失也夫子謂聞見不多則言行固無資但其要則歸於闕其疑殆以愼吾之言行耳愼言愼行則不牿於聞見而多聞多見莫非吾身心之益自然寡尤寡悔由是德日崇業日廣聞譽日施不求人知人自無不知不求世用世自我用故曰祿在其中是教子張當爲身心而學不當爲干祿而學也

哀公問何爲民服便爲民有不服者而發葢民情之異習惟直與枉治體之大端惟舉與錯舉錯公則天下自

然以勸以懲矣不必求服於民也直卽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枉者反此

民之敬忠與好善惡惡乃其常性亦良知良能之不容泯者但其禮其本在上而不在下臨之以莊自我立禮也孝慈自我立愛也舉善而教不能自我立政也初非有所使於民而民之敬忠以勸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子奚不為政或人之所疑者位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天子之所喻者道也得位固足以行道有道亦不必於得位故道行於上則政為天下之公而非有所加道行於下則政為一家之私而非有所損君之用舍己之出

處皆不必論矣聖人素位而行如此
信者心之實理也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無信則此心之實理不存此身卽爲虛器心無實理事安有實行故不可行也
夫子答子張十世可知之問卽其考諸三王而不謬者因以爲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觀夏殷周之所因只是萬世一個經常不變之禮其所損益者乃各一時通變之宜百世可知況十世乎君子之學只求其所可知者耳讖緯術數之學不必知者也
非其鬼不必祭不爲爲其所不當爲也見義必爲爲其所

當爲也義者根於心形於氣義之所發卽是勇
季氏舞八佾提出可忍二字就心之所不能安者言之
也三家歌雍徹提出奚取二字就義之所不當爲者言
之也

禮樂由人心而生心無私意渾然天理之謂仁仁者天
地生生之德這生生之德陳列之而有序便是禮流行
之而不乖便是樂若人全得這生生之德至公無私天
理充周存之自無不中發之自無不和自然聲爲律身
爲度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人若不仁則不序
不和心已喪失其如禮樂何哉可見用禮樂者不當强

事禮樂之文貴在能探禮樂之本

朱子謂得禮之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 此言極當深玩蓋禮之本儉而已矣以其文未備故為簠簋籩豆章服之飾所以文其率眞之性喪之本戚而已矣以其情無節故為痲衰哭踊之數所以節其無已之情故儉戚雖非禮之中而實為禮之本本立則末從之逐末者未有能知本者也

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無 提一有字提一無字卽夷狄以悼中國之衰此春秋之所以作

泰山不歆非禮之祭猶林放不尚無本之禮

君子以樂治心無斯須不和以禮治躬無斯須不敬何爭之有今卽射之揖讓升飲觀之容體無不比於禮節奏無不比於樂純然尙德而不尙力可見無爭乃君子之能事而其爭乃爭於禮樂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於射而後有爭之說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此只是考究於禮之文而未嘗探乎禮之本其問素以爲絢者以天下之物質之不可以爲文猶文之不可以爲質此所以致疑而求辨也聖人不與他論文質但喚他以先後知繪事之不可先素則知素以爲絢矣

子夏得工人之所以爲藝而因悟君子之所以爲禮一言契道眞是難得所以卒能傳經西河衍夫子三百篇之教於後世也

能言夏商之禮見聖人好古之眞杞宋不足以徵則當世闕略之弊夫子之意欲取已往之制立百王之法文獻不足夫子之心孤矣他日答顏淵問爲邦而斟酌四代禮樂以立極卽思杞宋之心也

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以僭禮爲諱以瀆禮爲譏聖人之意深矣問禘答以不知而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則能知禘之深者唯夫子矣知其說而必自治

天下言則可行禘之禮者唯夫子矣

前言不欲觀禘而即以問禘之說如在之祭繼之可見不王不可以禘不誠不可以祭

奧之與竈有當事之人有當事之禮但一有媚心便逆理了天即理也天不可禱又何擇其竈而事之乎夫子以獲罪於天爲無所禱他日又曰丘之禱久矣可見聖人即天世人只因一媚字所以不可救聖人只認得一天字所以不可及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之說乃漢儒因孔子贊周郁郁之文而牽合附會以爲斯言也洪荒之世其民樸野黃

帝堯舜立極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不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唐虞之視結繩已爲文夏商之視唐虞則唐虞爲質而夏商爲文聖人欲反樸野而不可得而烏有忠之敝愚質之敝野之說哉書曰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舊武王有周而欲循商之舊則成湯有商而欲循禹之舊可知也而烏有救忠以質救質以文之說哉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備非以繁文縟節導天下也因天下日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而文之弊將滋盛而不可救故預爲之制曲爲之防蓋酌文之中以救質之漓故其度數品節之詳若曰至此可以

已矣不可復過矣而天下後世見其度數品節之詳遂曰尙文不亦謬哉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贊周爲郁郁之文猶贊堯爲煥乎文耳而遂謂周之尙文耶文之流弊至秦世其害極矣漢興董仲舒得其意而滯其原猶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不知孔子從周卽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繁文縟節也司馬遷因衍爲循環之說夫世道可以言循環而王道不可以言循環也世道治極而亂縱横變怪則質敝於文之極也亂極將治天造草昧則文返於質之始也無一代開闢不是如此武王周公方

返虞夏之質不可得而謂虞夏求周之文而末至耶善治天下者使之無失其質則天下可常保其治而武周監二代之意孔子從周之旨庶不失矣

入太廟每事問或人以不問爲知夫子以所問爲禮解者曰禮者敬而已矣敬謹處便是禮不知而問禮也知而亦問亦禮也不敬謹便不是禮不知不問非禮也知而不問亦非禮也

射不主皮舉力以見德舉古以傷今也

告朔之禮國家之大典餼羊之供國家之小費事有無關於大而可去其小者有因小可以存大者觀孔子子

貢所愛之大小而用心之大小亦卽可見矣

事君盡禮禮者大中至正之則過於禮不得不及於禮亦不得亢亦不得諂亦不得故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只知道一個禮不知其他使臣之禮事君之忠皆本於天心天然之則特因上下異名事君忠矣必將以禮孔子曰事君盡禮是也使臣禮矣而必本於忠孔子曰忠信重祿是也

淫與傷卽在哀樂內見之樂失其正便淫樂不淫是樂得其正哀失其正便傷哀不傷是哀得其正就此卽可以識性情之本體此關雎所以爲修身齊家之詩也

使民戰栗一語眞是一言喪邦凡說之欲其從諫之欲其改咎之欲其知失宰我之謬驗之於迹則爲已成揆之於勢則爲已遂稽之於時則爲已往舉已往之不諫明將來之可追孔子非棄子予乃敎子予也

管仲以其君霸人孰不以爲大器孔子獨謂其小故君子必誠意正心修身以達於家國天下天地萬物渾然同體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如堯舜禹湯之爲君皐夔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儒方爲大器大器然後能儉大器然後知禮管仲不能儉不知禮

正見他器小

孔子見得古樂雖廢其理未嘗隱求其理則樂自可知聞於齊觀於周者皆不外此始從成乃樂之三節翕純皦繹乃三節中節奏此數句乃作樂一部全經也惜孔子所正之樂既不傳於後世而後之泥於器數迷其本始各立異說者愈不足以求樂之眞矣

天下無道久矣卽孟子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之意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卽孟子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孔子見信於人孟子自信於巳

夫子論韶武之樂所謂聞樂知德也美是成功之象見

於樂之文者善是成功之本所以為樂文之情者卽德也夫子非品論大舜與武王是論韶樂與武樂而二聖不相掩之實亦自見矣

寛敬哀本之心而發諸外者吾何以觀之本之則無其餘不足言矣

人之所以得為知者以其擇仁而處也苟擇不處仁一則失身於匪人而放僻邪侈之心恣一則受變於薄俗而禮義廉恥之道喪自失甚矣焉得為知可見知者所以成其仁也

人心只是一個仁仁之本體全具於吾心富貴貧賤外

物也何能加損於心惟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故處約則心日戚一日必至於濫處樂則心日放一日必至於淫唯仁智之人能善事其心仁則此心之無私無私則心公心公則理得自然安仁知則此心之能別能別則知明知明則守固自然利仁安利雖有淺深皆能善處約樂皆非外物所能奪而有以不失其本心也好善惡惡人心之公不仁之人此心全是私意故好只是作好惡只是作惡唯仁人渾然天理故有所好也因其可好有所惡也因其可惡一毫己私不與焉故謂能好人能惡人達而在上執懲勸以議法窮而在下託是

非以明道無非此者人心本然之天理本無不善本無惡所謂仁也但患人不志於仁耳志於仁便無惡心存也不志於仁便惡心亡也人莫不慕善而惡惡而其究也卒不免惡人之歸志不立故也故人莫大於立志

君子爲仁之全功至精至密富貴不以道不處貧賤不以道不去所以全仁也若慕富貴惡貧賤是去仁而無以成其名矣然君子爲仁不但此義利大關頭雖終食之閒亦不違仁仁不以終食而閒也又進之雖造次亦不違仁仁不以造次而閒也又進之雖顛沛亦不違仁仁不以顛沛而閒也可見君子無一事而不體仁無一

時而不體仁無一處而不體仁取舍存養對待皆是

聖人首言好仁惡不仁者之未見繼言用力於好仁惡不仁而力不足者之未見又言或有用力於好仁惡不仁而力誠有不足者之未見警人之意至矣仁是我本有的反不知好不仁是我本無的反不知惡惜哉

好仁者無以尙之令名曰好仁而外物猶得以尙之是眞好仁者之未見也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令名曰惡不仁而猶有不仁以加其身是眞惡不仁者之未見也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

仁者人之本心也人之有過有出於本心之所不安者有出於本心之所自安者故觀其過而辨之則知人之所存之本心矣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聞道雖夕死亦可則不聞道雖長生無益伊川曰人苟有朝聞夕死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其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亦不能安最喚醒人

學者必須聞道庶不虛生如何謂聞道此必須實修實證實悟始知非言語可解

學道當先立志恥惡衣惡食之人便是無志之人所以

不足與議以其馳逐於物欲而不取足於性分

無適無莫惟義與比此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

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故君子之無適莫者正以無容心於適莫而惟比於義者比義自無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懷德者樂天之君子懷刑者畏天之君子也懷土者圖安之小人懷惠者貪利之小人也

好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多怨

禮讓爲國禮者防範人心綱維世道者也讓則實心行禮無一毫忿忽慢易之心非驕泰悖戾之失堯以克讓

而成時雍之化舜以溫恭而致風動之休三代之治莫不皆然

位與名是學者一生事業所在非學則無以立乎其位非實則無以彰乎其名故君子求在我者有其學無其位可也有其位無其學患莫大矣有其實無其名可也有其名無其實患莫大矣

夫子所謂吾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其謂一貫卽堯舜精一執中之一人若會得一自一以貫之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物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但聖人合下便是一貫學者當從一貫上做工夫故忠

恕二字就是一貫以天下之事物總不外忠恕一理以貫之也而解者謂一貫聖人事忠恕學者事支離矣又以忠當一恕當貫尤支離矣

君子喻於義則利不能入矣小人喻於利則義不能入矣可不慎哉

常人之情見人之賢則嫉之不然則以其可憚而遠之君子見賢唯懼已之無賢也故思齊焉常人之情見不賢則笑之不然則以其可狎而親之君子見不賢惟懼己之有不賢也故內省焉無往而非反己自修之學

敬而不違勞而不怨正見其爲幾諫也若深愛不根於

中則幾諫必不行於親
父母在不遠遊人子體親之心則然也卻又要看親之心如何故有違親從學而親悅者有違親事君而親悅者要之貴得乎親貴順乎親也
父母之年得加一日則多一日之養故喜將來之日漸減則將來之養亦減故懼故曰孝子愛日
古者言不出恥躬不逮故必有知恥之心然後無一言之失恥之於人大矣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躬不逮不恥不若人也
以約失之者鮮乃約束之約慎言其餘則可以寡尤慎

行其餘則可以寡悔故曰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恣肆則日就放蕩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欲者君子之心也言欲其訥行欲其敏訥言必敏行始不徒訥敏行則自訥於言也

德者天下之達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者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故不孤必有鄰是以人貴有德

人臣事君欲以成君之美交友欲以成友之善其諫者理之合當如此也然數見而至於辱與疏則反以傷君臣之倫破朋友之義其不數諫者亦理之合當如此也求榮求親之說非是

聖人妻公冶南容必自素行取之所以重德也又以男
女婚姻之際必得其人庶可齊家又以重倫也
魯多君子固足以成人之德然使子賤無親賢取友之
誠雖有君子亦未如之何矣故成德雖賴於人而好善
則由於己
瑚璉雖貴重華美終是一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其末
至不器者未能一以貫之也
仁則不佞佞則不仁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在我之
天理已亡而人心之同然已失不知其仁者言自喪其
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佞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弓之

仁之說

子使漆雕開仕欲其行道也開以斯未能信欲其明道也不曰道而曰斯盈天地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信者明諸心體諸身驗之性情徵之物我運之家國天下無有一毫疑貳乖惑方是此其志量豈肯以力優從政自足眞是難得子說之者非說其不仕說其信道也

夫子欲乘桴浮海傷道之不行卽欲居九夷之意非實然也子路聞之喜是不以困苦流離貳其心者可謂勇於義矣是可以見其學之升堂也但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卻又落在好勇不好學之弊是可以見其未入於室也

夫子稱仲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卽由之以有勇知方自任者也稱冉求千室百乘可使爲宰卽求之以足民自任者也稱公西赤束帶立朝卽赤之以小相自任者也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自知一毫不差可見聖門之學著實如此然夫子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蓋仁者此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是謂天德王道不局於兵農禮樂而兵農禮樂無不出之裕如孔門唯顏曾可以當之非諸子之所及矣

夫子因子貢平日只在聞見上做工夫欲其如顏子反之於德性也故有汝與回孰愈之問子貢仍落在聞見上較多寡而以知十知二答之眞不逮顏子矣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與猶許也言信是汝不如顏子也嘆惜之而使之自悟也非自知自屈之說

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故君子不使其躬俛俛焉如不終日宰予在聖門居言語之科善爲說詞非不能進於道者乃爾晝寢是謂安肆日偷自晝甚矣故夫子正言以誅責之天下惟朽木方不可雕爾非朽木也乃自晝乎天下惟糞土之牆方不可污爾非糞土之牆也乃

自晝乎始吾於人聽言信行將謂爾之所言卽爾之所行而可進於道矣今吾於人聽言觀行不敢卽爾之所言信爾之所行而謂爾之眞能進於道矣此又卽宰予平日之能言以正今日晝寢之失而深誅責其自晝也夫子大意卻是如此

剛者天地之直理天地之正氣人得此直理正氣以有生善養無害渾然無一物欲之累方是剛者若但有一物欲之累如好貨好色好功名好官爵好佚樂之類心中絲毫粘滯便不能剛慾是不剛之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於慾相反也或人以申

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爲剛是
就心中粘滯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眞
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令縱不能如質美者明
得盡渣滓便渾化亦當勇猛精進用力克治時時檢點
庶幾不負此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公己公人之
事乃天理流行之本體也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一個心地夫子見得子貢之心尚有人己閒隔其
所爲學欲克己而未能忘己欲公物而未能忘物雖所
言所見到此地位而所行所得尚未能到故以非爾所

及答之使之實用其力至於渾然物我同體然後爲自得正是因其言而責其行因其所見而期其所造也安勉仁恕之說再詳

聖人之學無精粗內外顯微動靜而一以貫之文章性與天道非二也自其著見者謂之文章卽性道之散殊自其隱微者謂之性道卽文章之根本也聞不是聞其說是以了悟爲聞子貢至是乃得一貫之旨謂初只看得文章不曉得文章裏有性與天道又不曉得文章之外別有性與天道一項道理至是乃知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所發是性與天道至此乃得聞之也言

字猶言所謂也非言說之言也性與天道自吾人稟受謂之性自天命運行謂之道性卽天命所賦予者道卽人性所自出者一也

子路樂善之心無窮唯恐不敏於行而汲汲皇皇之思恆存於未聞之先故謂唯恐有聞觀子路唯恐有聞之恐與聞過則喜之喜是何等勇於為善所以為曾子所畏孟子所尊故先正欲人先學子路也

好學固難敏而好學尤難問而不恥固難下問不恥尤難

事上不敬則行己之恭為虛文使民不義則養民之惠

爲姑息然行己恭則事上之敬非容悅之私養民惠則使民之義無厲已之怨君子之道四又未始不相因也

夫子在齊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平仲沮夫子尼谿之封而夫子猶稱其與人久交之善可見聖人無我之量眞同天地

夫子譏臧文仲不智譏竊位譏不知禮譏臧武仲要君譏微生高不直夫子非稱人之惡也所以正人心也

忠者未必仁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仁者無不清夫子許子文之忠而不許其仁若微子箕子比干忠者也又許爲至仁夫子許陳文子之清而不許其仁若伯夷

清者也又許為求仁得仁亦在於當理無私心處剖決之耳

再思可矣正見思固不可無而亦不必過也不必泥著再字三字不可無不可過卻正是此心天則宰事應物之正當處

甯武子之智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之謂智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則存乎其人甯武子全君之績張良復仇之烈狄仁傑返周之功同是道

斐然成章是說他狂而簡俱不能無過與不及耳裁之

正欲其進狂簡而爲中行之士也不知所以裁之夫子自歎周流列國志在行道而不知歸而裁之也意欲以明道付之門人也學者進道先要有根器狂簡卻是進道之根器

夷齊不降志辱身則凡降志辱身者皆在所惡矣人能知所以自新變惡爲善在夷齊固不復念在人自無所用其怨矣惟人之有惡而怨之也且不足爲夷齊病況其寘怨也不尤見夷齊之量爲不可及耶

微生高以人之求己者而爲己之求人又以鄰之與己者而爲己之與人費許多勞攘委曲不直甚矣世之彌

縫計較驕吝行私自失其直理者皆微生高之類也
巧言令色足恭邪媚也匿怨而友奸險也夫子欲人正
心術故言此以示人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見爲天下之
公惡也欲學者正心術如之何人之生也直必養此直
心務使吾之容貌詞氣皆本於吾心之實理斯乃爲君
子之實行也
顏淵季路夫子各言己志雖有大小分量不同總之只
是一仁字都盡之子路求仁者也顏淵不違仁者也夫
子合內外以成其仁者也
老安少懷只是平常日用之間今曰用之今日就有下

手處不若二子之倘須著一願字因物付物而已不勞

雖日用平常之理自有天地造化之量

訟者必根究源委必求合情理必懲艾罪過必怨悔差失必作事謀始自訟二字眞改過之妙機肯訟則知過克訟則改過至於無訟則可以無過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善事其心此心無可訟者耳

十室之邑不如夫子好學要知夫子所好何學知得夫子好學只是克到忠信至極處使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完天無一毫虧欠而已忠信之理天地之至理也忠信人人有的不能克便止於鄉人能克極便做得聖

人中庸至誠無息而極於與天地同體用此之謂也故忠信就是誠好學就是知此誠行此誠强此誠故夫子之好學非忠信之外另有好另有學就是好此忠信之學

四書近語卷三

四書近語卷四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書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可見簡者乃人君之所以立位也但居敬之簡有本源居簡之簡無本源居敬之簡是所行之簡無往而非所居之敬敬以成簡而非外敬以爲簡所以爲可居簡之簡是所行之簡無往而非所居之簡不知有敬而惟任簡以爲簡所以不可居敬以行簡非有兩時即敬是簡即簡是敬此即罔愆之德仲弓之所志者也居簡行簡一味徒簡居已無敬行自無敬此即無罔愆之德失卻簡之源頭伯子之所失者也

識得敬之爲義然後盡得簡之爲義此夫子所以許仲弓以南面而又深然其言也歟故學者只當在敬上求簡不可在簡上求簡

聖門之學全在自己身心上用功夫此則人皆知之但知學非難好學爲難哀公季康之問夫子之答重在好上可見不好不足以言學也人之心體定而已矣失此定然後遷於物感人之心體一而已矣失此一然後二於過差顏子之心常定何遷怒之有其心常一何二過之有觀不遷怒則哀樂好惡之皆正可知觀不貳過則仁義禮智之皆盡可知此可見顏子得博約之眞傳而

盡克復之實效也
聖人經世宰物只是一義字子華使於齊弟子服勞之義也使果貧乏則夫子義必周之矣乃冉子爲之請粟又請益又與五秉何義哉故夫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可見周之義也繼之不義也原思爲宰與粟九百任職受祿之義也使不當受則夫子義必不與之矣乃原思爲之辭何義哉故夫子曰與爾鄰里鄉黨可見散之之義也辭之非義也聖人辨義之精如此學者辭受取予莫一毫己意也著不得
犂牛之子騂且角觀一用字一舍字見令人有警惕處

傳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故觀人者不可拘於世類爲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取者不可拘於世類爲勸沮惟知修德而已矣

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顔淵其心不違仁提出個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在夫子稱顔子處體貼去的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存則不違亡則不至不違者已至而不違至者謂本違而方至顔子視聽必以其禮言動必以其禮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故雖三月之久猶不違仁也羣弟子知存天理

矣人欲猶得以干之知尊德性矣氣質猶得以淆之故或月至或日至也

三月不違終身不違可知矣違於三月之後之說非是日至者一日全在天理月至者一月全在天理或月一至或日一至之說非是

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一時一息猶易走作眞是難事今欲做三月不違工夫卽從一息上做起由一息以至一時以至一日以至一月以至三月以至終身便是聖人地位矣其實落下手只在愼獨二字息息愼獨時時愼獨日日愼獨便息息不違時時不違日日不違一

息不慎便就違去可不懼哉

果者此心之剛毅爲之達者此心之穎悟爲之藝者此心之智巧爲之皆謂之才夫子許從政者言其才也然使其心皆出於天理之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謂之仁三子純心之學猶未至此夫子不許其仁也

觀閔子辭費宰便見他德行實落處易曰君子以處小人不惡而嚴不惡是嚴中不惡嚴是不惡中嚴不惡者不惡於人嚴者嚴於己善爲我辭不惡也復我必在汶上嚴也言行卓然眞足垂法千古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伯牛有疾夫子歎曰命也夫伯

牛可謂盡其道而死矣命在於天道係乎己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不責其在天者伯牛之疾孔顏之窮皆天之未定者何傷於聖賢不然跖之壽蹻之位亦將可爲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心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何嘗不樂不加不損便是我心體之大處只因常人不能見得此大是以不能樂所見既小無一不在自己軀殼上計較故雖處貧賤不堪其憂即處富貴也只是憂此心也無一時能得本然之樂周子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之樂惟見大耳見大便是樂非見大之外又有樂也知衆人之所憂便知顏子之所樂非顏子

之所樂又有異於衆人之心體之外也顏子克復功深博約並進只見得一個不加不損的性體世之窮通得喪利害壽殀更何足以干之故曰見大則心泰心泰便是樂又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便是樂又曰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處之一便是樂又曰處之一則能化而齊化而齊便是樂總只是見大便了故顏子之樂非樂道也道卽是我何假於樂亦非樂貧也卽得位得志亦何有不樂悟得樂字便知我性體樂只是得我性體耳非眞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眞知顏子之學者周子明道耳

冉求自言能悅夫子之道而諉於力不足看他就是非眞悅夫子之道者其悅也只是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以口耳而非自己心上尋求悅之以心者若顏子悅聖道只在自己心上做工夫博者我之文約者我之禮所以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只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口耳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畫之一字責之而卽行道爲喻眞有味是教冉有返求諸心也蓋吾道本平平坦坦其易知人人與知其簡能人人與能人顧以之自限則斯人不由道不足惜但道本可由乃終身自棄於道爲可惜耳若眞知吾道在自己心上

尋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悅之深則進之力雖欲自晝有不能矣

儒一也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其端只在一念之誠僞耳爲字最宜潛玩一曰女爲一曰毋爲深致其幾微之辨而力嚴乎邪正之防夫子敎人激切如此

即行不由徑推之便是往來義路之學即公事至室推之便是出入禮門之學滅明之立身行己如此子游之取人擇善如此今人有行不由徑者莫不笑爲迂非公事不至者莫不指爲僻可歎也已

子游爲一邑夫子尚以得人爲問推之宰天下者可知

矣子游宰一邑亦必擇人推之宰天下又可知矣蓋擇
人得人資益身心匡正政事表勵風俗非細故也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之反不伐不特在策
馬之言緊要在將入門三字上雖有奔殿之功尙懷喪
師之恥正當屬目之際不欺本心之眞
祝鮀巧言也無鮀之佞而難免世之無眞言可知矣宋
朝令色也無朝之美而難免世之無正色可知矣傷世
之皆失其心而欺人之不知自有其心也
知由戸不知由道甚傷之也人能知夫子以道喩戸之
旨則知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道

源於性具於心著於人倫見於日用常行易則易知簡則易能

天下之道可觀可度者爲文有本有實者爲質文以濟質質乃文之本質以立文文乃質之施故文出於質斯爲文之至質達於文斯爲質之善文質不相勝則質有其文文有其質矣所以爲君子文質相勝則以文滅質以質滅文矣所以爲史爲野彬彬是自然彬彬非是就人涵養操持上說

人之生也直一節孟子論性善便是此處體認去的人之生也得天之理以爲性性者人之生理也惻隱之心

爲仁羞惡之心爲義辭讓之心爲禮是非之心爲智何嘗有一毫不直這都是性中自然生發出來無有虛假無有矯逆若有是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便是直養無害便是盡心知性之學若有是四端而絕之不信便是自暴棄之不爲便是自棄自暴自棄便謂之罔必不失此直理方不虛生不然雖生亦死大可懼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次之

知之好之樂之要看得知字重程子曰學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明諸心知所往知也力行好也求至而至之不去樂也蓋聖學惟在於致知好則知之

切實而他道不戢樂則知之渾融而與道爲一能好則其知也不涉於擬議能樂則其知也不滯於形迹皆非有外於此心之眞知也了得此知聖學無有餘藴

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道也者精粗隱顯內外體用一而已矣何有上下之可言然吾人氣稟自有上下學力自有上下則聖人立教亦因之以上下矣何言乎立教有上下也氣稟學力之上者語以其上氣稟學力之下者語以其下則我之施爲不徒彼之受爲當可若可以語上而不語之是抑其所可至不可語上而語之是强其所未能皆非聖人因材

之敎也陳白沙曰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愚謂聖門之徒不由積累惟顏子能當之其次莫若曾子又其次莫若子貢顏子心齋坐忘終日如愚合下便是道體故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庶幾乎不由積累而可至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不假於歲月之漸也至語曾子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蓋言者不煩受者不疑如此乎其相契也乃若子貢明徤之資雖不遠於顏曾頴悟之才實高出於倫輩故夫子屢啟之曰予欲無言曰莫我知也夫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蓋欲示之以語上之漸也子貢疑其爲何莫知

子疑其爲不言何述疑其爲然非歟蓋亦可以語上之漸也故夫子直語以上曰下學上達曰天何言哉曰子一以貫之子貢深造有得遂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天道有何可聞與不可聞之別緣有由積累有不由積累者是以不同也其敎樊冉由求或因問而答或因事而論雖至理無二而造就有方使諸子循其言無不可以至道所謂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是積累之謂也故明道曰上智之資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是也予怪夫今之論學者則異於是矣開口便論一貫便論性與天道不揣已之所得而直任

之是謂欺己不顧人之所安而妄與之是謂欺人立談之間即可與孔子並立爭先而究其實爲顏爲曾爲賜者未之有睹望樊冉由求之下風者亦僅僅不多不亦深可慨哉此固學問之浮實所由分而人材成就多寡所由剖判也與

務民義遠鬼神專務民義而去了一切免禍求福之心先難後獲是專先所難而去了一切謀利計功之心二者皆相通也註以知者言事仁者言心即事而心實主之即心而事無不得

道之全體合仁知而一之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而全體於是乎分矣樂水樂山非逐物也盈天地間皆物則皆道水之動得道之用而知者之動樂之山之靜得道之體而仁者之靜樂之樂則心廣體胖有水之優游意思壽則神凝氣足有山之悠久意思要之仁者不憂是亦樂也知者弗去是亦壽也得此理之謂樂全此理之謂壽

齊之難變以壞於霸習魯之易變猶存乎王道可見爲治者眞當審所尚

觚哉之嘆不一而足夫子卽器之失其象而嘆其不得爲器推言之則父子君臣之不可失其父子君臣者見

矣又推言之則身之不可失其身心之不可失其心人之不可失其人者見矣

仁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仁之端也若從井救人雖至愚者亦所不爲君子可逝不可陷以凡事可欺不可罔也可見仁者必知非知不足以成仁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謂也

道之散見謂之萬殊道之會歸謂之一本文卽禮之著見道之萬殊也禮卽文之精蘊道之一本也博文約禮是同功並進無有先後道之全體大用一以貫之矣自求道者言故曰弗畔

子路不悅南子之見而夫子矢之以天可見聖人之動以天而非人之所能窺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子路烏足以知之

中庸之德爲至者以中庸也民鮮能者亦以中庸也謂之仁者人人可能非絕德也故雖少有所施所濟亦是若博施濟衆便是仁覆天下聖人得時行道之事夫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見博施濟衆不是從事於仁之道乃聖人之能事也堯舜其猶病諸見博施濟衆雖堯舜之能事而堯舜亦未嘗於博施濟衆求仁也博施濟衆求仁堯舜且病也求仁之道只在一念人已之間

便可以得仁人之心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是一念之公己公人便是仁人之心體也又何必施之博而濟之衆耶能近取譬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吾一念之立達而推之於人是卽求仁之門路遇一事便可行對一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若求之博施濟衆則泛濫不切愈遠愈難終不足以盡仁矣聖人教人求仁其言切近精實如此曰近則不必求之於遠而事卽在曰譬則不必外之於我而仁卽存

唯信古故好之篤唯信古而好之篤故述而不作非不能作也古作已備信而好之篤古人之心之道卽我我

心之道即古人無用於復作也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羣聖之大成即可見矣其曰竊比老彭謙辭也

默識識字讀作知字默識者是識我之心體我之心體渾然同天無閒人己人惟不能默識此心體是以私欲滋長多有厭倦若能默識此心體在我的就是在人的在人的就是在我的默識此體而自學便是成己之智默識此體而誨人便是成物之仁有何厭倦合內外之道是之謂爾矣默識二字聖學之要領即易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修德講學徙義改過聖人以四者並言之今人講學只講學卻將修德徙義改過都忘了不知所學何事所以為憂

夫子之申申夭夭即文之雍雍肅肅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涇野曰聖人歎道不行不歸於我生不辰而但曰吾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此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本末內外一以貫之之學工夫乃一齊俱到道字當重看德與仁與藝通在道字所包括人孰無志但志不在道則流於他歧雖志何益道者

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著於人倫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志於道便是與之終身不使須臾離之自此道之實有於身謂之德自此道之純一於心謂之仁自此道之散見於物謂之藝必據於德然後所志之道凝聚而不徙必依於仁然後所志之道渾融而不滯必游於藝然後所志之道兼體而不累志據依游皆一志之運用也

束修以上未嘗無誨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萬物一體之仁也必行束修而後誨之又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義也

機不到於憤悱啓不及於三隅聖人終不啟發而復教

之非聖人有所私欲學者之自得也後之立教者於聖人引而不發之理必極論其底裏而猶恐不盡在我之施以口耳在人之受亦口耳其亦誤矣

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爲心也哭則不歌以閒樂不樂之心爲心也

出處時中之道不惟難能亦且難識用之則行未嘗必於行舍之則藏未嘗必於藏用之固行至舍之則藏舍之固藏至用之則行此惟中行之有得於道而無一毫己私容心當時孔門惟顏子之學足以幾此故夫子許之顏子有行藏之具如爲邦四代禮樂與簞瓢不改其

樂是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今行師之道盡在於是行師宜
慎不宜忽貴智不貴勇
夫子非因富不可求始從吾所好只警天下之人返其
求外之心而求其在內也兩吾字借己以示人也言求
富而舉執鞭之士爲言則世之求富其不免爲執鞭之
類者多矣可歎也哉從好不言所好何事仁者人之所
以爲人也好仁者自無以尙之從好就是好仁
夫子慎齊故祭必受福慎戰故戰則克慎疾故無所事
於禱

韶之爲樂盡善盡美此性此理之妙通極於覆載流動於人心著見於聲容感動乎庶類夫子之心與舜爲一其契之深者素矣豈有只待聞樂而後始知舜之樂之妙哉蓋周之末季去虞世已遠況當詩散樂缺之餘幾就湮泯今在齊所聞之韶蓋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論樂論韶齊無韶而有韶自摯始國語謂夫子適齊促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爲韶樂作故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以太師所作之樂與虞廷無異實夫子正樂之功蓋喜之深故嗜好之俱忘也曰不

圖爲樂之至於斯斯謂不圖太師摯至齊爲韶樂之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爲樂至於斯也

天下之倫莫親於父子兄弟莫大於君臣衛君父子之爭國與夷齊兄弟之遜國存心處行不待智者知之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不惟不識夫子之心而亦不知衛事之日非矣雖以子貢之賢亦必待問而後知可見學者精義之難也怨乎求仁得仁明是指遜國之事但未顯言耳非泛論其事也仁人心也卽之此心而安則得矣何怨之有苟若少有不安便有許多怨悔豈能成遜國之美貽賢人之令名哉觀夷齊卽之此心而安無有怨

則知衞君父子爭國不能卽之此心而安不免於慙見矣知夫子之取夷齊則非輒蒯也見矣觀他日爲政必先正名則夫子豈特不爲所以扶綱常於旣墜者又可見矣

夷齊諫伐紂而餓一事程朱大儒亦信之然實無是事本朝學士王直著有夷齊十辨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芝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時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言畫祭文王

臺而後行者不合九辨大史公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之說亦誤極其明析細覽究之便知的確

鄒東廓曰童冠咏歸之樂日至月至者也簞瓢陋巷之樂三月不違者也曲肱飲水之樂純一不已者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則可以三月不違由三月不違而化之則可以純一不已若以放蕩形骸留連山水爲曾氏之樂則喟然之與不亦輕乎

五十學易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

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者惟五與十參天兩地

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五錯綜易之理數盡於是矣透得此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不能外所以夫子謂爲無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常也常言也雅正也正言也雅素也素言也夫子所言在此可見詩書執禮便是正道便是素履之道

忘食忘憂忘老總只是好學兩字盡之聖人之心全不使人欲相干便時時是發憤全是天理流行便時時是樂無時不發憤無時不樂只是此一項工夫到老眞無

一息間斷不知老之將至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學此學之外無餘能其爲人也如斯而已未得既得之說再詳

聖人雖曰生知知其實聖學只在致知若欲致知則必好古敏求然後其知始到此夫子所以善充其知而無所不知也蓋此知即我之心體無間於古今必好古敏求則在古人的就是在我的知道是在我的則好者好在我耳求者求在我耳

夫子之道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不語怪力亂神以其害常道所以正人心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見師無往而不在也在人之能自得師耳能自得師則見善固長吾之善見不善亦救吾之不善而同歸於善矣不能自得師則見善固無補於我見不善亦無警於我而終歸於不善矣

天生德於予天下之人之德無一非天之生但人不修德自絶於天夫子知天事天之學與天合德是天生之德在夫子矣天生之德在夫子是夫子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此桓魋所以無如之何見聖人立命之學非是患難之際委其命於天也亦非夫子自謂此身爲上天獨鍾之身也

道也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著見流行本無所隱二三子以爲有隱者正由不知夫子無行不與之教夫子之無行不與者正所以不免二三子有隱之疑若知無行不與則夫子之文章即性與天道之實如天之四時行百物生即於穆不已之命矣

文行忠信雖分爲四教然文行者忠信之散見忠信者文行之存主教盡於四端道本於一致

聖人不得見而思君子善人不得見而思有恆末又詳言無恆之實蓋恆者作聖之基若能充有恆之心立有恆之德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可也蓋聖人所

以爲聖亦只是恆久而不已也故不能充即止於恆人能充即可至於聖人

夫子不廢釣與弋者用物之義不綱不射宿者待物之仁

不知而作一章夫子敎人致知之學蓋人之妄有所作者以其無眞知也知行一理惟有眞知而後可作苟不知而作是外知以爲行行不本於知非學矣然知有二有德性之至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德性之用生知者也上也有學問之知由多聞多見以求知而聞見所會理明心得德性之眞知因以不昧學知者次也彼

不知而妄作者不知致知者也要見致知乃所以爲學妄作非所以爲知而致知之外無餘學矣

王原齋曰闕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欲仁而仁斯至正見仁之不違於人也雖然日至亦至也欲之淺者也月至亦至也欲之稍深者也三月不違則至而不違欲之又深者矣至而不違則仁始爲己有而不違於人矣

司敗之問欲以探君之隱孔子之對不忍斥君之非始

曰知禮固未嘗顯君之惡終曰有過亦未嘗文君之惡
人歌之善而使反之則有以盡得歌者之性情於其反
而後和之則己之性情又與歌者之性情而合一矣人
之善卽我之善我之善卽人之善也
夫子文行合一者也猶曰躬行之未得不但己也曰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曰默
識不厭不倦何有於我曰德不修學不講是吾憂至於
勉喪事不困酒之微亦曰何有聖人之心兢兢業業過
了一生所以德崇業廣萬世莫及今之談學者竝無但
於聖人此等說話處理會耶文如聖人猶不以爲重況

不如聖人耶躬行如聖人尚不以爲足況不如聖人耶聖與仁非兩截大而化之謂聖心德渾全爲仁此仁聖之理人已所同以之自學以之教人皆吾人分內事但至於不厭不倦則非夫子純一不已之心不能故公西華以爲不能及曰不能及者見其以仁聖之道爲之於已尚不能況不厭乎施之於人尚不能況不倦乎夫子爲聖之極仁之至就此見矣

曰丘之禱久矣可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而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自見於言表矣

奢儉雖俱非禮之中而固尚不失禮之本

去了常戚戚之心便是坦蕩蕩之境欲盡則理還也

厲是溫中厲不猛是威中不猛安是恭中安聖人中和之至亦只是得其本體而已

泰伯以天下讓只爲泰伯眞見得君臣之義不容一毫僭踰而父子之情不容一毫傷失故托故而逃以自盡其心自行其志故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但知其爲讓季歷而不知其爲讓商德之不顯者也故爲至德

恭愼柔德也有禮則爲柔善柔中否則爲柔惡勇直剛

德也有禮則爲剛善剛中否則爲剛惡
曾子之啟手足張橫渠謂之體受全歸最得曾子之旨全歸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失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信乎曾子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
斯遠暴慢三斯字最緊要動容貌而即遠乎暴慢乃爲容貌所貴之道合下便用這工夫便要有操存涵養之實非所以聲音笑貌爲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見君子終身事業只在正心修身以爲齊家治國之本否則即使器數周知儀文習熟亦無益也

聖人之學只是一無我顏子克己工夫精到故處己待人之際都是無我學問內焉忘己之善外焉忘人之過內外兩忘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惟顏子能深知之

世故有有節而無才者亦有有才而無節者才節原通是性分中事君子學兼體用之全是以託孤寄命則其才誠足以任天下之重而又臨危不奪則其節誠足以當天下之變此都在天理上用事故決其爲君子

仁人心也心體萬善俱備本無不宏一理流行本無不毅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宏毅蓋此仁雖人人各足的然必志於仁而後可以爲士必宏毅而後可以爲志於仁

任之重是以不得不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道之遠是以不得不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所以復其心之本體也仁以爲己任是不容推遜的事故見其重死而後已是不容歇息的事故見其遠曾子以宏毅爲仁眞有得於一貫之傳者矣毅就是宏中毅死而後已就是仁以爲己任實功

存乎人者莫不有一念之興一節之立一德之成然必有詩之溫柔敦厚之教方能使興而不怠蓋詩也者所以正吾身之性情也故興者興此心也必有禮之恭儉莊敬之教方能使之常立而不易蓋禮也者所以範吾

心之節文也故立者肯立此心也必有樂之廣博易良之教方能使之大成而不偏蓋樂也者所以融吾心之天理也故成者成此心也可見聖人之經不過明人心而人之得於經也不過得吾心之所本有者耳

爲人上者但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由於德禮之中若夫神明默成此固民之所自知也上之人焉能使之知哉蓋君子任治敎之責不任其所可能不强其所不能

好勇疾貧而亂是昧於修己疾不仁而亂是過於責人

周公所以爲周公非徒以其才之美也以其不驕吝也

此才天之所賦人人與能驕則據之爲已有吝則斂之爲已私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不足觀況不如周公耶學也者學夫道也學不至於穀是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矣故不易得三年言其久也

君子只是學與守二字學所以明道守所以立德篤信好學善學也守死善道善守也危邦不入一節是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邦有道貧且賤一節是有學有守而出處之分明然其義亦互見學與守原非兩截守是守其所學學是學其所守

位者所以出政政者所以立位有是位則有是政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可見君子思不出其位也
始者言師摯在官之初非對亂字看關雎之亂關雎之
一終也曰始者念師摯之終適齊也有追思歎美之意
摯眞知樂者哉
狂而不直一章可與民有三疾一章參看狂侗悾氣稟
之所拘也不直不愿不信則又壞於習俗之所染矣聖
人甚歎之歎其習俗之不善愈難變其氣質之不美也
學者學夫道也學字便是工夫了如不及而猶恐失之
是用功汲汲不已之意如不及求以造乎道也恐失之
慮其不能得乎道也功與心不相離不可分屬

人皆以舜禹有天下爲巍巍夫子獨以舜禹有天下不與以爲巍巍惟有天下而不與所以爲舜禹學者觀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與夫子稱舜禹巍巍之旨有不知爽然自失者無人心者也不言其他者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舜與禹

大哉堯之爲君大哉者放勳之謂德業之總稱也蕩蕩巍乎煥乎皆所以見其大也天之大只是盛德大業堯之大亦只是盛德大業蕩蕩難名德之盛也巍乎煥乎業之大也觀聖德者必以治化觀天道者必以造化德亦不是元妙成功文章亦不是粗迹

舜有臣五人非獨舜之臣也唐虞交會二代同美乃共有此五人爲盛耳亂臣十人非眞有十人之全也尙有文母其實乃九人耳正所以見才之難也

孔子稱泰伯文王爲至德所以教萬世之爲臣也又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所以教萬世之爲君也

禹無閒然朱子釋之曰豐儉適宜大段禹是從執中上發出來惟其道爲執中之道不特儉於衣食宮室則凡如衣食宮室之類皆在所必儉矣不特豐於鬼神黻冕溝洫則凡如鬼神黻冕溝洫之類皆在所必豐矣

夫子之常教人者義也而利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人事

也而天之命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仁之方也而仁之體則罕言焉蓋知喻義則利在其中知盡人事則天命在其中知求仁之方則仁之體在其中

夫子之所以大者大以道也達巷黨人以大哉稱夫子似矣而謂其博學無所成名則不知以道求夫子而惟執藝以求夫子矣然自夫子而觀之則又即器而道自寓即末而本自該者也故夫子因酌射御之藝而以御自名正見游藝者皆志道之事而得乎道者未有不兼乎藝者也

聖人不從拜上之非而必欲返乎拜下之舊何也蓋拜

上者竊命之漸竊命者竊國之漸竊國者篡弒之漸聖人所以必謹其微也

聖人之心其始也任理而發何意之有其繼也順理而行何必之有其既也與理俱化何固之有其終也與理俱止何我之有蓋未感只是一寂然之體既感只是一順應之常故無是四者之累門人記此眞盡聖人之學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言文王既沒而文在茲正以見已之得統於文王也又言已之得與於斯文以爲天之未喪乎斯文又以見已之得統於天也

太宰知稱夫子以聖似矣而未能知夫子之深子貢稱夫子之聖爲天縱深矣而未知夫子作聖之有本蓋太宰稱夫子之聖在多能是以聖人之事盡於多能也子貢以夫子固是天縱之將聖又兼多能是以聖人之事必兼多能也夫子不以子貢爲知我以太宰爲不知我蓋夫子之作聖自有其本本者何一心也一以貫之之妙也知一則知心知心則知本以聖學無事於多能而致一斯足以盡道所以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正見多能非所以爲聖而所以作聖者自有其本也少賤故多能鄙事不試故藝則多能乃賤而不試者之鄙藝耳

固非我之所以爲聖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豈在此乎
可見太宰蔽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只無物
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鄙夫問而叩
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張子曰聖人未
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
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最得其旨聖
人以無知之虛心而叩兩端之教鄙夫亦以空空之虛
心而受兩端之竭正見感應之皆當處

鳳至圖出則聖人在上天下文明鳳隱圖藏則聖人在
下天地閉塞

人於他人之喪漫不相關於冕衣裳者不嫉忌則藐視之於瞽者尤爲忽畧於此三者而能敬以處之眞是實學眞是至仁可見聖人待人之誠心無生死貴賤長少一也

道無窮盡至高至堅而不可即高堅以求之道無方所在前在後而不可執前後以擬之此四句顏子贊道之妙以見用功之難也道之妙如此若即高堅以求之執前後以擬之是求道於道求道於道道愈不可得而有蓋道無窮盡而欲以有窮盡之心求之道無方所而欲以有方所之象擬之道其可得而有耶夫子之教不然

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夫子不
教人求道於道而教人求道於我求道於我是求道於
心也博文博我也約禮約我也道雖無窮盡無方所而
其實體則文與禮二字盡之求道者雖不可以有窮盡
之心求之有方所之象擬之而其實功則博與約二字
盡之文具於吾心散於事而萬殊者夫子則博我以文
博則以吾心而著之物理卽體是用矣禮具夫此理根
於內而一本者夫子則約我以禮約則以物理而歸之
吾心卽用是體矣博約工夫無有先後一時並妙一時
並徹文與禮只是一個道體然必著此兩字然後說得

道體無遺博與約只是一個工夫必著此兩字然後說得工夫不漏此一貫之眞傳也

欲罷不能以所博者是我之文所約者是我之禮欲已而自不能已此顏子體道之眞機也旣竭吾才我之文無所不博我之禮無所不約是以竭盡而無餘才此顏子體道之實功也眞機旣得實功旣盡道體躍於吾心擬之有象故如有所立卓爾此乃見道分明若高堅前後之機卓立於前也然謂之曰如謂之曰卓以爲無則非眞無以爲有則非眞有是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乃於見道分明之中眞知仰鑽瞻忽之功無所施也欲

從末由就是卓立之分明處非卓立後又有此一段境界由博約之教而造於卓立末從之地乃非有非無之境爲不落於有不落於無之幾至此則以有窮盡方所言道亦可無窮盡方所言道亦可此唯自喻自得之耳非顏子其孰能與於斯

子路使門人爲臣不知以禮事夫子也夫子不欲無臣爲有臣惟禮是安也禮者理而已矣惟禮是安則當爲臣而爲臣當大葬而大葬天也理也不當爲臣而不爲臣不當大葬而不大葬亦天也理也

沽之哉沽之哉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也不容私也我

待買者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重之不容輕也聖人行道之志自守之節相成而不相悖

欲居九夷雖是傷道不行抑亦夷地風氣未開朴野未散不若中國之機械變詐以中國之教施之又何陋之有

雅頌各得其所正見樂之正處

事公卿父兄勉喪事節酒食皆人生日用倫理之常聖人以為何有則所以自修者固不外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川上之歎喻道也喻人心也道在天地間不息人心亦

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不息者有時而息矣夫子即川流語道以見道無須臾之或息欲人之體道亦無須臾之或息也識此便是活潑潑地

薛文淸曰如斯不舍卽至誠無息也

夫子未見好德如好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信哉

譬如爲山進也是吾止也是吾進止之機都決於吾故曰爲仁由己

顏子所以造於聖域只是一個不惰二字成了吾人所以不能成學只是一個惰字壞了學至於不惰可以言學矣凡有惰者皆不足言學也

見其進不見其止便是不惰處

學貴先立本苗其本也必秀然後苗始立必實然後苗始成有其苗然後可望其秀與實徒有其苗而不秀不實猶無苗也知苗也好樂秀實也誠苗也形著變化秀實也善苗也美大聖神秀實也

四十無聞之聞乃聞道之謂非以善聞於人之謂後生可畏畏其他日與聞斯道而爲聖爲賢之意將來指後生也我之今日孔子以聞道自任也欲學者當及時勉學以求聞斯道也

法言而尚不改則無言可使之改矣巽言而尚不繹則

無言可使之繹矣見進言者不期於從悅而期於改繹
正以責受言者不在於從悅而在於改繹也
匹夫之擬三軍相遠矣三軍之帥由人故可奪匹夫之
志由己故不可奪可奪者非志也有志者不可奪也故
學莫先於立志志學莫敏於遜志學莫貴於辨志學莫貴
於致志學莫切於貴志學莫美於徇志學莫要於持志
學能透得貧富一關道之基本立矣故夫子引何用不
臧之詩以美子路所以引而進之也學只止於透貧富
一關道之全功隳矣故夫子發何足以臧之言以裁子
路所以抑而教之也

松柏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不彫者以萬物之彫而見之也君子合治亂而不改節易行其不變者以小人之變而見之也

知即吾心之良知仁即吾心之良能勇即知仁合一而乾乾不息者知仁勇總是一個人進德之序如此耳進德者以致知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以强立不返爲全功不惑此心之無疑也不憂此心之無累也不懼即無疑無累之無退轉怯懦也一理也

權者聖賢大中之學也所謂道也學者學此而已適道者適此而已立者立此而已至於能權則與道爲一而

大中在我矣可其學不流於異端俗學矣然未知能適道否也能適道然後所其之學始有踐履又未知能立否也能立然後所適之道始有準則進於立則權矣能權然後所立者始渾融而無二知學以權爲準然後所學不差所適不差所立不差若不造於能權之地則所謂其學所謂適道所謂立亦徒焉而已

詩人之思以室之遠也夫子反言謂未之思以道之邇也此道至易至簡一念志仁而天地萬物之實體在是矣一念之復而人心物理之眞幾在是矣聖人說詩無非欲返在自己身上求辭不費而意足有如此者

鄉黨一篇紀聖人起居言貌服食之詳至爲明析所謂夫子之文章也而性與天道即在其內矣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妙道精義之發萬世之下如見夫子舍是書何以哉

處鄉黨而恂恂似不能言者誠厚之至也宗廟朝廷而便便惟謹忠敬之至也至德之發見皆自然而然者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惟謹於便便內見之

侃侃誾誾言也而貌從可知矣踧踖與與貌也而言從可知矣下大夫分等則情狎而其言正直是以不覺其從也上大夫分尊則情睽而其言婉曲是以不覺其信

也踧踖恭也而又與與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色勃足躩承命之時之敬也揖所與立襜如
爲擯之時之敬也趨進翼如迎賓之時之敬也賓退復
命送賓之後之敬也動容周旋中禮如此盛德之至也
自入門至立行至過位至升堂是聖人之於君地愈近
而敬愈隆自出降至沒階至復位是聖人之於君地漸
遠而敬不斁恭而安也
命出於君以圭通信圭之所在卽君命也敬彰於身故
鞠躬如也敬彰於手故如揖如授也敬彰於色故勃如
也敬彰於足故縮縮如有循也聖人一身都是敬而門

人又善觀如此門之大人之如不容圭之輕執之如不勝氣之屏又曰似不息足之蹜蹜又曰如有循夫子盛德光輝真是形容不盡

執圭一節敬也享禮私覿一節和也聖人並行不倍自然而然安於敬處又見其和謹於和處又見其敬也

不以紺緅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不以爲褻服惡其非正色近婦人也絺綌必表恐其褻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欲其表裏之稱也褻裘長短右袂取其便也寢衣長一身有半欲與齊相稱也狐貉之厚以居取其溫也去喪而佩節以禮樂也非帷裳必殺尚中正

也羔裘元冠不弔哀有喪也吉月朝服而朝敬君也顏色必正冬夏必時表裏必稱長短輕重必宜繁簡吉凶必當可謂服以君子之服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吉德矣

夫子飯疏飲水樂在其中而又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只是隨寓而安無所容心

夫子於食之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撤而其有害於生者則不食其所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氣不亂多是皆得飲食之正矣莫非養身也則亦莫非養德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子知味矣知味則道在矣至於祭肉不

出三日見重神惠之意寢食不語言見愼言語之意蔬食菜羹祭必齋如見敬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德之所在則亦無一而非道之所在矣觀夫子衣服飲食之宜如此今人窮身體口腹之奉恥惡衣惡食者固不足與議乃有面垢不洗衣垢不澣服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矯情干譽而曰我學聖人其然豈其然乎

席不正不坐聖人所處無所非正卽居處恭也

夫子居鄉不以少先長故飲酒杖者出斯出厚之道也

不以戲廢禮故儺則朝服立於阼階敬之道也

問人他邦再拜送之如親見其人不敢瀆也

觀夫子處康子饋藥一事執禮之敬愛生之周待人之忠俱可見之

廄焚聖人渾然愛人之心形於乍見怵惕之頃仁之眞也

君賜食一節聖人承君之賜之禮也君祭先飯侍君之食之禮也加朝服拖紳承君之顧之禮也不俟駕而行奉君之召之禮也聖人眞可謂事君盡禮也矣

朋友死而殯義所當殯而殯也仁存其中矣非祭肉不拜義所不當拜而不拜也禮存其中矣

寢不尸一章門人記之以爲聖人容貌之變變也者只

是求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其常不惟此心之本體少汨則凡所處必至於失已而狎衆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

式負版者呂涇野謂負版爲齊衰重服見禮記

升車必正立執綏聖人動無不正其容貌之正如此心體之正可知矣不內顧頭容直目容端也亦正也不疾言不親指聲容肅手容恭也亦正也夫子於道在輿則道倚於衡故範我馳驅不失其正如此

色斯舉矣去之疾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薛文淸曰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機而作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蔡虛齋曰此理最好士大夫皆當服膺勿忘也

鄉黨所記者皆聖人言動服食禮節之詳而其詳則近自一身達於鄉黨父兄宗族君臣朋友之閒卽可以見聖人盡倫之至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學孔子者其潛心思之

四書近語卷四